

左
龠
集

四

四十

大正十一年

一

十

左盦集卷七

儀徵劉師培申叔

晏子非墨家辨

晏子立言之旨淮南要略所述至詳其第八一篇劉向謂似非晏子言其識至精至唐代柳宗元始謂墨氏之徒所爲宋代鼂氏馬氏輯書日均循其說近孫星衍以無識譏之其說允矣然意有未盡夫墨子之學出於清廟之守以敬天明鬼爲宗其徒纏子胡非子隨巢子書雖不存然考其佚文亦均敬天明鬼惟晏子書則不然如諫篇上諫誅史祝諫信楚巫諫祠靈山河伯諫禳彗星熒惑問篇上諫以祝于福雜篇下言徒祭不可益壽均異墨氏所言又諫篇上言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亦與非樂旨殊不惟居喪盡禮誌於雜篇上異於墨子短喪也使其書出於墨氏之徒則旨與墨殊必不並存其說故特辨之

晏子春秋斟補自序

晏子春秋元本已多訛脫孫刻略依沈啟南本又較元本為遜

以今考之有佚文如書鈔二十七亡三十二語引晏子春秋有有錯

簡如弟七篇堂上生藜藿節當作七年而百姓無積亂公兼有稅如

財二篇明君不屈民財者數語合以七篇要公曰勿當殺作明君不屈民

說所引及說苑辨物篇又弟一而謝今之三卷有五夜移於晏子證以

第三八篇善問乎晏子何為對曰晏子對曰也衍如弟一

百官之吏民之飢餓窮約而無告此使淫子為國本故死此字不當

通呂氏春秋士節其篇說苑復韓恩詩外傳無此字為衍北字六篇而

順乎神證以文說苑辨誤訛前如弟四篇不兼小彊兼人之地證以

國有義勞證以文守於民財無虧義當以利四語則不當作財又法儀一

篇故曰送楚巫味當作味即左傳文三篇八年之吐愚冒是也之字

而盧王俞黃諸家或未及審正因以孫徐二刻為主旁考唐宋

類書所引兼及明刊各本凡諸子之文與互同者亦互相勘正

疑義奧詞間加發正

如弟二篇怨者滿朝及弟三篇怨業各怨字均與苑同第二篇若其衣服節儉若當

訓善第六篇近而結結當訓誦又本書傲恆訓輕華均侈義是也

成晏子春秋斟補二卷惟弟

二篇謂於民與節於身對言以弟三篇民有加利及厚民饒下

證之謂疑譌誤

說文譌加也

弟四篇君饗寡君誼不可通疑饗爲賄

慶諸字段音亦並存其說以俟折衷其所不知則從缺如之例云

晏子春秋篇目考

劉向晏子敘錄言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漢志儒家亦列晏

子八篇而史記管晏列傳正義引七略則云晏子春秋七篇蓋

誤八爲七或七略爲七錄之訛隋唐志皆七卷蓋合雜上下二

篇爲一

孫序謂合雜上下二篇爲一義謂合兩外篇爲一說互歧

史記管晏列傳索隱云今

其書有七十篇十爲衍文

張文虎札記引錢泰吉說

則七篇之本唐所通行

然唐代亦有八卷本意林卷一列晏子八卷是也宋代所行一爲十二卷本即崇文總目直齋書錄解題玉海通考所載是蓋就七篇之本各析爲二惟兩外篇未析孫氏星衍謂二當作四非也一爲七卷之本即通志藝文略所載是崇文總目謂八篇今亡書錄解題謂卷數不同未知果本書玉海亦以卷多爲疑蓋八篇之本宋代已亡元本八卷四庫本亦八卷拜經樓藏書題跋記謂後人併合以符漢志之數其說近是明刻均七卷蓋亦後人併合以符隋唐志之數也惟元本及明沈啟南本均二百十五章與敍錄符則篇目併合各代雖殊其殘佚之文則鮮顧猶有疑者史記管晏列傳列越石父及御者二事贊言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則越石父及御者二事均不載本書今二事列於雜篇上故管同援以疑本書今考以上二節雖爲選注諸書所引然實非本書

之舊王念孫雜志據治要於問篇上景公問欲善齊政章析之
爲二其說是也又考雜篇下景公以晏子食不足致千金章景
公謂晏子曰下黃之案本別爲章蓋所沿亦故本故校斯書者
當刪越石父御者二章析問善齊政章致千金章爲二庶較元
本爲長若謂元本即向本則敍錄有章數無章名且無每篇若
干章之文崇文總目又言八篇今亡則元本各章目亦係校者
所分不以刪易爲嫌也

老子斟補自序

老子傳於今者文莫古於唐景龍碑傳本亦或爲後人所改注莫古於王

弼次則釋文所詳異字唐宋各類書所引異文亦多故本如聚三類

書鈔一百五十四引如登春臺初學記二十三引誰氏之子均
與各善本合是也若自遺其咎治要作還自遺咎其死也枯槁

類聚八十八也作曰亦故本異文嗣外則初學記十七引虛其
心而實其腹類聚九引渙若冰將釋特損益助詞非必所據之

本然也又書鈔二十七引治大國挽大字卷七御覽七十六挽心
字則係傳寫之挽故初學記十七白帖三十九御覽七十六挽心

左集卷七三

引均有心字至書鈔一百四十九引以為天下真然王弼以前初學記七引江漢所以能為百谷王則誤字耳

本書訛挽已多弼注又疏於詰故欲釋舊文故誼必求諸東周

秦漢之書蓋老子之文恆為莊列所述韓非解老喻老詮釋尤

晰迄至西漢則淮南所述為詳文子之書又襲淮南其他述老

子者於周則荀呂商墨於漢則陸韓賈桓揚劉或明著其文或

述其誼而殊其詞然所引均故書所述亦均故誼有足證今本

挽字者如魚不可脫於淵證以喻老則淵上挽深字子孫以祭

祀不輟證以喻老則以下挽其字不上又挽世世二字唯施是

畏三語證以解老則唯下挽貌字廣雅云貌巧也徑下又挽大字大即迂

義之生之徒四語證以解老則人之生下挽生而動三字死地下

挽皆字十有三即九復眾人之所過證以喻老則復下挽歸字

與復歸於故能成器長證以解老則成上挽為字成器長是也

無物等同於字知見二字上各挽可以二語證以喻老則有國證以解老則可上

挽則字深根固抵證以解老則深固下各挽其字弱之勝強數語證以淮南道應訓則剛強下各挽也字莫能當作而莫之能應國之垢數語證以淮南道有足證今本挽句者如上禮爲之

數語證以解老疑上挽禮以情貌禍兮福之所倚證以解老疑

下挽有以成其功是也有足證今本訛挽相兼者如貴以賤爲

本當從淮南原道訓作貴者必以賤爲號是也有足證今本衍

文者如柔弱勝剛強當從解老作損卑即自弱勝強是也有足證

今本訛字者如少私寡欲解老以不思與無欲對言而文選注

謝靈運詩注亦引私作思則私爲訛字不被甲兵解老被作備即不

恃甲兵之用以輔萬物之自然喻老輔作恃恃蓋待字之訛是

也以其不病二語亦當從喻老作以其不病是以無病若夫措其爪解老措作錯不可以

示人說苑君道篇示作借若冰之將釋文子上仁篇作若冰之

液爲天下谿淮南道應訓作以爲天下谿又作其爲天下谿故

知足之足常足矣喻老作知足之爲足矣或因形近或因義通

或損益助詞或屬別義亦古本老子之異文也

又南道應訓作又

墨子佚文作有又古通或復通有若可寄天下莊子在後世

宥篇作則淮南道應訓作焉焉則若義同亦古本異文

而降各本互有異同凡與古籍所引相合者均屬未改之本如輕則失臣引於喻老長短相形引於淮南齊俗訓則河上本爲長故強字之曰道引於解老及牟子故人無棄人物無棄物引於淮南道應訓則傳本爲長功成名遂身退引於淮南道應訓文子上德篇則王本爲短是則訛挽之跡非勘以諸子弗克明其有闡老子古誼者如常道常明解老以不易及有定訓常文子道原篇引之與變並言則恆久爲常治人事天莫若嗇解老以愛精神嗇知識相解呂氏春秋情欲篇亦引此詞則事有所節爲嗇不善人者二語喻老以紂索玉版事相詮淮南道應訓以子發用偷者事相詮則利而用之謂之資則攘臂而扔解老謂聖人復恭敬盡手足不衰則扔即因仍攘臂即行禮國之利

器二語韓非子內儲下篇亡徵篇及喻老均以刑賞釋利器以見釋示則此指臣窺人君賞罰言推之生而不有數語即呂氏春秋貴公篇生而弗有諸義也

辭字同始畢說是

故能蔽不新成即文

子上仁篇自損蔽

能蓋同耐

不敢廉成不敢新鮮之義也卻走馬以

糞糞爲糞田說見解老及淮南覽冥訓若烹小鮮誼取不撓說見解老及文子道德篇舊說昭垂義非後起若太上下知有之韓非難三篇所述異于淮南主術訓失德而後仁節淮南本經訓所述又異於解老若斯之屬亦足證古誼之歧蓋老子漢註今既不傳欲稽古說惟資諸子諸子而外則他籍文同老子而漢儒作解者亦足匡王弼諸家之缺如芻狗見於淮南

說山訓齊俗訓

證以高注則束芻爲狗與芻靈同載營魄見於楚詞

遠游

證以王

注則載訓爲抱營魄即靈魂此亦故訓之可稽者也故師培校審斯書惟徵故誼及故誼罕徵始互勘本書以諍註說如常無

欲常有欲以下文常無欲可名於小相律則無欲有欲絕句

與常

無爲常無名莊子常無有同

而貴食母以下文得其母相例則食母即得母

食德古恆互訛如周書王食孫氏爵補易爲王德是老子書又德得互用

侯王無以貴高以上文爲

天下貞相證則貴爲貞訛

高涉下高字衍

質真若渝以上下兩德字相

較則真亦德訛

古德字與真近

又寵辱若驚寵疑訓貴與貴大患對文

餘食贅行食疑作德與行對文其所發正約百餘事按文次列成老子斟補二卷以補王洪俞孫所未備若夫宣究義蘊以經史大誼相闡明或侈述微言眇義高下在心比傳穿沈窮高遠而乖本真今輯斯編概無取焉

老子韻表自序

近儒治韻學者詳於經而略於子然老莊管晏荀呂之書莫不有韻惟老子純屬韻文所用古韻非惟足攷古本音也其有符於古合韻者恆足徵雙聲通轉如第十六章以道協殆則以道

特雙聲讀道爲特猶易恆卦以道協始也第六十七章以先協矣則以先斯雙聲讀先若斯猶詩小雅有兔斯首斯當讀先也第三章以亂協治則以亂力雙聲亂音轉力第五十三章以劒協綵則以劒紀雙聲劒音轉紀是猶說文更從而聲纒從璽聲也第二章以美協善則以善視雙聲讀善若視第五十六章以賤協貴則以賤才雙聲讀賤若才是猶說文貫從貝聲元從儿聲也第二十七章以妙協迷則以妙靡雙聲讀妙若靡猶蛾眉娥媼之通轉也第八章以爭叶物則以爭脂雙聲讀爭若脂猶楚詞以匹叶程也古籍音轉之例得此益章爰於校勘老子之餘萃上下兩經各韻語分部別居輯爲韻表意所甄明尤詳合韻俾世之覽者曉然於字音所轉必於本音之字爲雙聲則羣籍協韻之歧亦可援是遞推矣

荀子補釋自序

近儒所校子書莫精於荀子王氏集解又集眾說之成然疑誼

沈匿未發者仍不下數十百事如修身篇蓄然證以論語湟而

不緇蓄與緇同禮論篇物取而皆祭之證以禮記比時聚物取

與聚同正名篇徑易則不拂即大戴徑施則不拂易與施同大

略篇六貳之博下言則天府已即周禮六典之貳博為簿省疆國篇辭

賞也固與致命也恭對文固即修身篇倨固之固修身篇術順

墨與禮義倨固執詐精污並文墨即禮論樂論篇瘠墨之墨順本

誤字瘠與古文慎字近因以致訛後又易慎為順禮論以瘠墨與惑賊並言墨與賊惑猶左傳昏墨賊也荀以刻死附生為墨

附生即貪非解惑篇斯觀即墨子干莘之倒音干觀古通辛宥

坐篇史付與左傳祝柎為一人修身篇佞兌而不曲與倫儒轉脫對文

而不二字為奕字之訛前儒所詮均非稿詁又考王制篇抃急

與左傳弁急同修身篇倚魁與大戴畸鬼同非十二子篇葸然

葸棣互通樂論篇流慢慢雙聲君道篇羿不世中中為簿籍

性惡篇驪驪爲赤馬

與權爲赤色木同

解惑篇賓孟與史記日者列

傳賓正同此亦前儒未詮之誼因此次已說成補釋二卷其有

疑義俟決者如王霸篇朴力寡能上言罕舉力役疑能爲罷之

挽

王制篇同

議兵篇奔命者貢上言奔命者不獲疑貢爲置之訛

猶置

舍

非相篇焉廣三寸焉疑通咽臣道篇定其當而當而疑作不

即當否也

成相篇春申道紂上承展禽言疑係魯申之誤堯問篇繒

丘封人下言見叔敖疑係寢丘之段亦附存其說以俟博徵若

夫毛詩左氏荀爲先師古文家言憑斯可擷誼爲漢說所自生

亦依文詮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於西漢古文之學思過半

矣

呂氏春秋斟補自序

呂氏春秋東漢已無善本高誘序謂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
改定此其徵也今觀察微篇又反伐郢即左傳入鄭事郢蓋鄭

訛而高已訓爲楚都知度篇以柰何

淮南主術訓同

爲寶當從文子上

仁篇作禁苛而高以不可柰何爲訓召類篇犖於前新序刺客

篇作擁則犖係壅訛而高已訓犖爲曲審爲篇君固愁身傷身

以憂之戚不得也莊子讓王篇作以憂戚不得也則憂戚聯文

而高已訓戚爲近權勳篇若殘監子之類若殘文當互乙與知

士篇剗而類同而高已訓殘爲餘審分覽夫其不明也律以上

文明當作靜而高已按文生訓是高說之訛由於所據非善本

後世以降則傳寫訛挽校者復以私意妄更故有高本不誤而

今本誤者如仲春紀安萌芽三語季春紀省婦事仲夏紀靜事

無刑據高注所釋則養幼少二語當在安萌芽前事當作使刑

當作徑與淮南時則訓同今本均後人據月令所更必已篇尊

則虧高以高位疾顛爲訓與虧誼不合蓋莊子山木作議本書

以獻代議誼均訓傾虧乃後人所更遇合篇嫫母執乎黃帝高以黃

帝說之相釋與執誼不符蓋論衡遇合篇作近本書作誓

進御

執乃傳寫之訛務本篇持諫高云不公正則高本作諛

晏子問下持諛

巧以正祿

開春論皆來謂矣高云謂天子也則高本作謁用衆篇辯

議不可不爲高注不可爲聯文則高本無下不字義賞篇且成

而賊民蓋承上文成乎邪言在賞罰二語上故高注先述此詞

乃說慎字今本移賞罰二語下則語不相維觀世篇而佞進蓋

與賢者在下聯詞在不得休息四字前今本倒移其後則誼不

克通此均今本乖高本之眞者也有晉本不誤而今本誤者如

任數篇北懷儋耳山海經注引作闕

大荒西經

蓋闕通作恥別本作

恥因訛爲耽與淮南同後人習聞南方有儋耳又易爲儋此今

本失晉本之舊者也有唐本不誤而今本誤者如適音篇移風

平俗治要引作風乎俗本位篇設朝而見之書鈔

一百四十二

引作

設朝見之禮諭威篇必反諸已治要引作必反人情異寶篇不